

满语名词与形容词的动词转用研究*

长 山

[提要] 名词动用与形容词动用在清代满语中较为常见,是满语的一种重要构词方式。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或形容词兼具名词或形容词与动词的形态变化及语法特点,但仅在缀加动词构词词缀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特点。这类词语被转用作动词之后表达与名词、形容词相关的某种动作行为语义。其中,形容词动用语义类型较为简单,名词动用语义类型则较为复杂,可分为8种类型。

[关键词] 满语 名词动用 形容词动用

一 引言

满语部分名词与形容词不仅能够表达与其相关的某种动作行为语义,而且其后可直接缀加动词屈折词缀。如满语名词 *hūlha* “小偷”与形容词 *hafu* “通的,畅通的”以词根形式 *hūlha-*、*hafu-* 表达“偷窃,盗窃”义和“畅通,通晓”义,并且其后可直接缀加动词屈折词缀 *-mbi*,构成动词现在将来时 *hūlha-mbi* “偷窃,盗窃”、*hafu-mbi* “畅通,通晓”。这种词语,与 *abdaha* “叶子”、*amba* “大”之类名词、形容词之后先缀加构词词缀 *-na*、*-ra* 派生动词 *abdaha-na* “长叶子”、*amba-ra* “变大”,再缀加屈折词缀 *-mbi* 构成的词不同,前者是在名词、形容词词根之后直接缀加了表动词现在将来时的屈折词缀 *-mbi*。可见,在语义及形态方面,*hūlha* “小偷”兼具名词和动词的特点,而 *hafu* “通的,畅通的”则兼具形容词和动词的特点。

名词与形容词兼具动词性特征的现象,尤其是名词兼具动词性特征的现象,在汉语、英语中较为常见。国内外学者有关汉、英语言名词与形容词兼具动词性特征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研究视角涉及语用、功能、认知、生成、形态等多个领域,其中,形态与认知视角研究者将此类现象称作词类转换 (*conversion*)、零形派生 (*zero-derivation*)、功能转变 (*functional shift*) 等,并将其视为一种构词方式。从形态与认知视角加以分析即可发现,满语名词与形容词兼具动词性特征的现象亦属以词类转换方法派生动词的构词方式,本文将之称为满语名词与形容词的动词转用现象。

与汉语、英语研究相比,以往满语研究论著较少涉及名词与形容词的动词转用现象。如乌拉熙春《满语语法》(1985:42-44)未曾提及名词与形容词之后直接缀加 *-mbi* 等词缀的现象与功能。季永海等(1986:131-132、133-134)、刘景宪等(1997:127、129)和季永海(2011:105-106)虽然在动词构词分析部分列出 *aga* “雨”→*aga-mbi* “下雨”、*bolgo* “干净”→*bolgo-mbi* “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与研究(18ZDA300)”的阶段性成果。审稿专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清楚”等词语，但将其解释为名词、形容词后直接缀加词缀 -mbi 派生动词的现象。哈斯巴特尔（2001）从词源及功能视角研究满语名词后直接缀加词缀 -mbi 的问题，认为词缀 -mbi 具备派生动词和表达语法语义的双重功能。此外，胡增益（2020）、安双成（1996）、羽田亨（1972）等的满语辞书虽然收录了 bono “冰雹” → bono-mbi “下冰雹”、sakda “年老的” → sakda-mbi “变老”等词条，但将 bono、sakda 等词语标注为名词与形容词，而并未标注该类词语兼具动词性特征。

通过梳理满语研究论著可发现，以往学者将满语名词与形容词之后可直接缀加词缀 -mbi 的现象解释为名词与形容词派生动词现象，并认为屈折词缀 -mbi 具有构词功能。其实，除 -mbi 之外，此类词语之后还可直接缀加动词的时、态、体等语法范畴屈折词缀。因此，满语名词与形容词之后可直接缀加词缀 -mbi，不属于以缀加词缀方式派生动词的现象，即词缀 -mbi 不是缀加于名词与形容词之后派生动词，而是名词与形容词转为动词之后再缀加词缀 -mbi。满语名词、形容词后可直接缀加词缀 -mbi 的现象与名词、形容词的动词转用有关。

在清代满语中，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现象较为常见。本文在统计胡增益（2020）《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收录名词动用与形容词动用词条的基础上，分析清代满语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情况，解释其形态、句法及语义特点，以期促进满语构词与形态研究。

二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分布

清代形成的满文文献及当代学者编纂的满语辞书，均较多收录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词语。在胡增益（2020）主编的《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中，名词动词条和形容词动词条的分布如下所列。

（一）名词转用作动词

名词	语义	动词	语义
anji	铙子	anji-mbi	铙，砍，削
aga	雨	aga-mbi	下雨
bono	冰雹	bono-mbi	下冰雹
butha	渔猎	butha-mbi	渔猎，打猎
hūlha	小偷	hūlha-mbi	偷窃，盗窃
tura	柱	tura-mbi	拄
use	种子	use-mbi	撒种，播种，下种
weile	工作	weile-mbi	干活

从派生动词的视角看，胡增益（2020）《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所收录名词，可分为不能派生动词的名词、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名词、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等3种类型。其中，不能派生动词的名词多为人名、地名、动植物名称以及官职称谓等专用名词，这些词语对分析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名词及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分布无参考价值，因此，本文未统计不能派生动词的名词。为厘清名词动用与缀加词缀派生动词的分布，本文统计对比《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所收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和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名词的数量及比例。统计分析发现，在《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所收名词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有61条，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名词有411条，前者约占两种类型名词总数的13%。

(二) 形容词转用作动词

形容词	语义	动词	语义
elhe	平安, 太平	elhe-mpi	安稳, 心安
hari	斜, 歪, 偏的	hari-mpi	偏向, 偏袒, 袒护
hafu	通的, 畅通的	hafu-mpi	穿通, 通晓
hetu	横的	hetu-mpi	横穿, 渡过
jalu	满的	jalu-mpi	充满
sakda	年老的	sakda-mpi	变老
sulfa	安逸的, 裕如的	sulfa-mpi	裕如, 宽舒

从派生动词的视角看, 胡增益(2020)《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所收形容词, 亦可分为不能派生动词的形容词、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形容词、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等3种类型。与统计名词动用情况相同, 为厘清形容词动用与缀加词缀派生动词的分布, 本文亦统计分析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形容词的数量及比例。在《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收录的形容词中, 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有23条, 缀加词缀能派生动词的形容词有149条, 前者同样约占两种类型形容词总数的13%。

通过对《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统计分析, 总结如下:

首先, 在清代满语中, 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构词现象较为常见, 在缀加词缀派生动词的名词或形容词与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或形容词总数中各占约13%。这说明, 名词动用与形容词动用的词类转换是满语派生动词的一种构词方式, 以此类方式派生的动词在满语派生动词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其次, 以往满语研究论著将 akjan “雷”/akja-mpi “打雷”、necin “和平”/neci-mpi “侵犯”等词语视为名词、形容词之后缀加词缀 -mpi 派生动词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 满语以辅音 n 结尾的词语之后缀加词缀时, 词尾辅音 n 脱落的现象较为常见, 但是, akjan “雷”、necin “和平”之类词语, 是在动词词干 akja- “打雷”、neci- “侵犯”之后缀加构词词缀 -n 而派生的名词, 而不是动词 akja-mpi “打雷”和 neci-mpi “侵犯”的词根形式。因此, 本文名词动用与形容词动用分布的统计没有包括 akjan “雷”/akja-mpi “打雷”、necin “和平”/neci-mpi “侵犯”之类的词语。

此外, 在清代满语中, 亦有少量副词、叹词等词类的词语转用作动词的现象。如副词 bakja “停止状态”→bakja-mpi “凝固, 凝结, 凝定”, maka “不知, 未知, 究竟”→maka-mpi “糊涂, 昏聩, 昏昧”, 叹词 yoyo “嘲笑他人无能”→yoyo-mpi “穷困潦倒”等。

三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形态及句法特点

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及其转化而成的动词均为词根词。这类词语既有名词或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又有动词的语法特征, 具备名词或形容词和动词语法范畴、形态变化及句法特点。这是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及其转化而成的动词的最显著语法特点。此外, 在缀加动词构词词缀方面, 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有不同类型。

(一) 语法范畴形态变化特点

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具有格范畴形态变化, 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则有格范畴和级

范畴形态变化。如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 *hūlha* “小偷”具有 *hūlha-i* “小偷的”（属格）、*hūlha-be* “把小偷”（宾格）、*hūlha-de* “对小偷”（方向格）、*hūlha-ci* “由小偷”（从格）等格范畴形态变化；而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 *jalu* “满”具有 *jalu-be* “以满的”（工具格）、*jalu-ci* “比满的”（比格）、*jalu-kan* “稍微满的”（比较级）等格范畴形态和级范畴形态变化。在名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方面，此类词语与普通名词、形容词完全相同。

满语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后，具备与普通动词相同的形态特点，即具备动词时、态、体等形态变化。然而，在缀加派生动词词缀方面，此类名词与形容词则呈现出不同特点。

1. 多数名词与形容词转用作动词后，可直接缀接动词屈折词缀，但此类名词、形容词及所转动词后不能缀接动词构词词缀。如由名词 *hūlha* “小偷”转用作动词 *hūlha-* “偷窃，盗窃”，由形容词 *jalu* “满的”转用作动词 *jalu-* “满，充满”，其后面可直接缀加 *-mbi*、*-bu* 等动词屈折词缀，形成 *hūlha-mbi* “偷窃，盗窃”、*hūlha-bu-mbi* “使偷窃，被偷窃”，*jalu-mbi* “充满”、*jalu-bu-mbi* “使充满，被充满”等形式，分别表达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现在将来时、被动/使动态等语法语义。但此类词语后不能缀加由名词、形容词派生动词的构词词缀。与此相对，满语可派生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后先缀加派生动词的 *-la/-le/-lo*、*-ra/-re*、*-da/-de/-do* 等构词词缀派生动词之后，才能缀接动词屈折词缀。满语名词 *hūlha* “小偷，盗贼”、形容词 *hafu* “通的，畅通的”等词语之后不能缀加派生动词词缀的现象，说明多数转用作动词的名词与形容词不具备以缀加构词词缀的方式派生动词的能力。

2. 部分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后，不仅可直接缀接动词屈折词缀，而且此类名词、形容词的后面可缀加派生动词词缀，派生动词。如 *aisi* “利益，利润”→*aisi-mbi* “保佑”/*aisi-la-mbi* “帮助”，*baha* “得”→*baha-mbi* “得到”/*baha-na-mbi* “会，通晓”，*elhe* “平安”→*elhe-mbi* “安稳，心安”/*elhe-še-mbi* “缓慢，延缓，迟缓”，*hetu* “横”→*hetu-mbi* “横过，度过”/*hetu-re-mbi* “截住，拦住，阻拦”。在此处，*aisi-mbi* “保佑”、*hetu-mbi* “横过，度过”等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与 *aisi-la-mbi* “帮助”、*hetu-re-mbi* “截住，拦住，阻拦”等由名词、形容词的后面缀加词缀派生的动词表达不同的词汇语义。这说明，满语部分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后能缀加派生动词词缀，具备以缀加构词词缀方式派生动词的能力，并且词类转用与缀加词缀，对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添加不同的词汇语义。

3. 部分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虽然具备以上第二类型的构词特点及形态变化，但以词类转用方式派生的动词与以缀加词缀方式派生的动词则表达相同的语义。如 *butha* “渔猎”→*butha-ša-mbi* “打猎”/*butha-mbi* “打猎”，*use* “种子，籽种”→*use-le-mbi* “撒种，播种”/*use-mbi* “撒种，播种”，*ehe* “坏”→*ehe-re-mbi* “变坏”/*ehe-mbi* “变坏”，*kaltara* “光滑”→*kaltar-ša-mbi* “打滑”/*kaltara-mbi* “打滑”。在此处，*butha-mbi* “打猎”、*ehe-mbi* “变坏”等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与 *butha-ša-mbi* “打猎”、*ehe-re-mbi* “变坏”等由名词、形容词后缀加词缀派生的动词不仅具有相同的形态变化和语法范畴，而且表达相同的词汇语义。由此可知，词类转用与缀加词缀，对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亦可添加相同的词汇语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有可缀加派生动词词缀与不可缀加派生动词词缀两种类型，且多数词语是不可缀加派生动词词缀的。其中词类转用与缀加词缀，对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来说，既可添加不同词汇语义，又可添加相同词汇语义。

（二）句法特点

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具有与普通名词、形容词相同的句法特点，但转用作动词

后, 则具备动词句法功能。下面以名词 *aga* “雨”、形容词 *hafu* “通的, 畅通的”为例, 分析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及其转用作动词后的句法特点。

首先, 可转用作动词的名词、形容词具备普通名词、形容词的句法特点, 以直接的方式或以格范畴形态变化的方式与句中其他词语构成句法结构并充当句子成分。其中名词主要以主格形式或宾格形式表达谓词的陈述对象和直接关涉对象, 作主语和宾语; 而形容词则主要直接修饰名词或动词, 作定语和状语。例如:

- (1) *bono aga aga-me, dobori dulin-de teni gala-ka.*
 雹 雨 下雨-并列 夜间-位置格 才 晴-过去时
 降以冰雹, 到半夜方住此雨。(贺灵 2012:3)
- (2) *utha saraša-ra gucu-se-i emgi hūwašan-i boo-de aga jaila-ha.*
 立即 游-现在将来时 友人-复数-合同格 同 和尚-属格 家-位置格 雨 避-过去时
 乃与旅侣避雨僧舍。(胡增益 2020:20)
- (3) *bithe tuwa-ki seci hafu buleku-be tuwa.....*
 书 看-情愿式 话 通 鉴-宾格 看-命令式
 看书要看《通鉴》……(胡增益 2020:609)
- (4) *fejergi gūnin-be hafu sa-fi, aisi-be yendebu-me*
 属下 心-宾格 通 晓-顺序 利益-宾格 兴旺-并列
jemden-be geterembu-fi.....
 弊病-宾格 清除-顺序
 无非要洞悉下情, 兴利剔弊……(胡增益 2020:609)

在例(1)(2)中, 名词 *aga* “雨”是谓语 *agame* “下雨”、*jailaha* “躲雨”的陈述对象和直接涉及对象, 以主格形式和宾格省略形式作主语和宾语。在例(3)(4)中, 形容词 *hafu* “通的, 畅通的”修饰名词宾语 *buleku* “鉴”与谓语动词 *safi* “知晓”, 作定语与状语。

其次,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之后, 具备普通动词的句法特点, 以不同的形态变化形式支配其他论元, 作谓语。例如:

- (5) *jai inenggi uwan duin-de meihe erin-de abka aga-ha.*
 次日 十四-位置格 巳时-位置格 天 下雨-过去时
 次日十四日巳时下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10:257-258)
- (6) *joboro olhošo-ro-de emke emken gemu hafu-mbi.* 忧勤个个享通。(胡增益 2020:610)
 忧勤-现在将来时-位置格 个 个 都 通-现在将来时

在例(5)中, 名词 *aga* “雨”转用作动词 *aga-* “下雨”以式动词过去时 *-ha* 形式支配时间状语成分 *jai inenggi juwan duin de meihe erin* “次日十四日巳时”, 表达主语 *abka* “天”的动作状态, 作谓语。例(6)中, 形容词 *hafu* “通的, 畅通的”转用作动词 *hafu-* “通达”以式动词现在将来时 *-mbi* 形式支配时间状语成分 *joboro olhošoro* “忧勤时”和程度状语成分 *gemu* “都”, 表达主语 *emke emken* “个个”的动作行为, 作谓语。

此外,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虽在句法上与普通动词一致, 但在形态变化上具有其自身特点。如在分句当中, 少数名词转用作动词没有动词形态变化, 以词根形式作谓语:

- (7) *ere ilanbiya-i jekui hūda, duin biya-de aga baha arbun moro-be emgeri*
 这 三月-属格 粮价 四月-位置格 雨 得 情形-宾格 已经

ginggule-me ara-fi, endurngge ejen-i bulekušere-be bai-me wesimbu-hebi.
 敬请-并列 写-顺序 圣主-属格 明鉴-宾格 求-并列 奏-过去时

窃照本三月份粮价及四月份得雨情形业经恭折奏蒙圣览。(季永海 2011:164)

依据满语形态变化规则,除了直接命令式之外,动词词根是不能独立使用的。但在例(7)的分句 duin biyade aga baha “于四月得雨”中,名词转用作动词 baha “得到”,以动词词根形式作分句的谓语,支配其后名词 arbun “样态”。

四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语义类型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之后,在原有语义的基础上,衍生出动词语义。其中形容词动用的语义类型较为简单,名词动用的语义类型则较为复杂。对于名词及其转用作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往研究者多从认知角度解释,认为名词指称事物,动词表达关系,名词动用是一种转喻,本质是以事件中的参与者转喻事件,以部分概念转喻整体概念(高航 2009:163;王冬梅 2010a:168、190;宋作艳 2013)。王冬梅(2010b)根据名词转用作动词所承担的语义角色,将汉语名词动用的语义变化分为工具转指动作、材料转指制作、处所转指放置、地点转指动作、覆盖物转指覆盖、填充物转指填充、结果转指动作、对象转指动作、施事转指动作、事物转指使成事物形状、事物转指具有事物特性的11种类型。基于王冬梅的语义类型分类,我们将满语名词动用的语义分类变化分为以下8种类型。

1. 工具转指动作。如 leke “磨刀石”→leke-mbi “磨刀”, selbi “船桨,划子”→selbi-mbi “划水,荡桨”, merhe “篦子”→merhe-mbi “用篦子梳头”, narga “耙”→narga-mbi “耙地”。这类名词及转用作动词之间具有工具与动作的语义关系,转用作动词基本是名词的间接功用角色,表达名词所指事物的功能或用途。

2. 结果转指动作。如 kaka “小孩的屎”→kaka-mbi “小孩拉屎”, tongki “字点儿”→tongki-mbi “加字点儿”, fali “结子”→fali-mbi “打结”, gokji “结子”→gokji-mbi “打结”。这些名词及转用作动词之间具有结果和动作变化的语义关系,动词为名词的施成角色,说明名词所指事物被创造生产的方式或途径。

3. 地点转指动作。如 nukte “游牧地”→nukte-mbi “游牧”, dalda “隐蔽”→dalda-mbi “隐瞒”, dosi “里”→dosi-mbi “入”, dube “末尾”→dube-mbi “临终”。此类转用作动词是该名词的间接功用角色,名词所指事物是动作发生的地点或场所。

4. 事物转指使成事物形状。如 ada “筏子”→ada-mbi “并排”, oyo “房屋顶部”→oyo-mbi “变弯”, šaniya “麻絮”→šaniya-mbi “衣服损坏成絮麻形状”, šungku “下唇洼处”→šungku-mbi “塌陷”。这类名词所指对象为具体事物,外形特征较为明显,转用作动词是名词的施成角色,表达名词所指事物形状的形成。

5. 施事转指动作。如 eimede “恶棍”→eimede-mbi “嫌弃”, hūlha “小偷”→hūlha-mbi “偷”, kutule “牵马人”→kutule-mbi “牵牲口”, yamji “傍晚”→yamji-mbi “天黑”。此类名词及转用动词之间具有施事与动作的语义关系,转用作动词表达施事发出的动作行为。

6. 对象转指动作。如 use “种子”→use-mbi “种植”, butha “渔猎”→butha-mbi “打猎”, weile “事情”→weile-mbi “干活”, bolgūmi “斋戒”→bolgūmi-mbi “斋戒”。这类名词与转用动词之间存在动作对象和动作行为的关系,转用作动词指名词的直接功用或施成角色。

7. 处所转指放置。如 haša “仓房” → haša-mbi “围遮”。这类名词转用作动词表达将某种事物放置到名词所指处所，转用作动词是名词的间接功用角色。

8. 覆盖物转指覆盖。如 aihana “釉子” → aihana-mbi “上釉子”。这类名词及所转成的动词之间具有覆盖物和覆盖的关系，转用作动词是名词的间接功用角色。

虽然汉语和满语在构词手段上属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但其名词动用语义类型具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除材料转指制作、填充物转指填充、事物转指具有事物之外，汉语其他名词动用的语义类型均可见于满语名词动用。当然，满语名词动用语义类型的分布有所不同。据统计，在胡增益（2020）《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收录的61条名词转用作动词中，工具转指动作的有17条，对象转指动作的有15条，事物转指使成事物形状的有12条，施事转指动作的有7条，结果转指动作的有4条，地点转指动作的有4条，处所转指放置的有1条，覆盖物转指覆盖的有1条。从统计数据看，在动词论元结构中，题元角色为工具和对象的名词更容易转用作动词。该二类名词转用作动词时，名词成为动词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对象，以格词缀 -i、-de 或 -be，承担工具或客体的题元角色。

与名词动用相比，满语形容词动用仅有一种语义类型，即性质、形状及特点转指变化。如 hafu “通的” → hafu-mbi “通晓”，hari “偏的” → hari-mbi “偏向”，moyo “钝” → moyo-mbi “变钝”，jalu “满” → jalu-mbi “装满”。因为满语可转用作动词的形容词均为性质形容词，以词根形式表达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及其行为特点（季永海 2011:155），所以转用作动词表达形容词所指人或事物的形状、性质及其行为特点的变化。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的语义类型，均见于由名词、形容词之后添加词缀派生的动词。如表1所示：

表1 满语名词、形容词的动词转用与缀加词缀派生动词的语义类型

语义类型	转用动词	缀加词缀派生动词
工具转指动作	leke 磨刀石 → leke-mbi 磨刀	šusiha 鞭子 → šusiha-la-mbi 鞭打
结果转指动作	tongki 字点 → tongki-mbi 加字点	bithe 文书 → bithe-le-mbi 书写
地点转指动作	nukte 游牧地 → nukte-mbi 游牧	bigan 野外 → biga-ra-mbi 野游
事物转指使成事物形状	ada 筷子 → ada-mbi 并排	wai 拐弯处 → wai-na-mbi 歪斜
施事转指动作	aga 雨水 → aga-mbi 下雨	silenggi 露水 → silenggi-le-mbi 下露水
对象转指动作	use 种子 → use-mbi 种植	yoose 锁头 → yoose-la-mbi 上锁
处所转指放置	haša 仓房 → haša-mbi 围遮	fadu 荷包 → fadu-la-mbi 装进荷包
覆盖物转指覆盖	aihana 釉子 → aihana-mbi 上釉子	laca 火漆 → laca-da-mbi 用火漆封
事物性质形特点转指动作	hafu 通的 → hafu-mbi 穿通	amba 大 → amba-ra-mbi 变大

五 结 语

满语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和名词、形容词之后添加词缀派生动词，二者虽在形态及派生方式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在句法功能及语义类型方面具有较多的相同之处，尤其是在语义类型方面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词缀法与合成法是清代满语的主要构词方法（季永海 2011:81）。此外，元音交替法（长山 2017）和词类转换也是清代满语重要的构词方法。本文所研究的名词、形容词转用作动词

的方法属词类转换构词方法，这种构词方法在满语词类与构词研究以及满语、汉语的类型比较研究方面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安双成. 1996. 《满汉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2] 长 山. 2017. 《满语元音交替构词法》，《民族语文》第3期.
- [3] 高 航. 2009. 《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4] 哈斯巴特尔. 2001. 《关于满语 -mbi 词缀》，《满语研究》第1期.
- [5] 贺 灵. 2012. 《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第一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6] 胡增益. 2020. 《新满汉大词典》（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7] 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 1986. 《满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
- [8] 季永海. 2011. 《满语语法》（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9] 刘景宪、赵阿平、赵金纯. 1997. 《满语研究通论》，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10] 宋作艳. 2013. 《逻辑转喻、事件强迫与名词动用》，《语言科学》第2期.
- [11] 王冬梅. 2010a.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12] 王冬梅. 2010b. 《名词动化的类型及特点》，《语言科学》第6期.
- [13] 乌拉熙春. 1985. 《满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4] 羽田亨. 1972. 《满和辞典》，东京：国书刊行会.
-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10.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1），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A Study on Verb Conversion of Manchu Nouns and Adjectives

CHANG Shan

[Abstract] Verb conversion of nouns and adjectives, which can often be seen in the Qing dynasty Manchu documents,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word formation in the Manchu language. Nouns and adjectives that can function as verbs manifest the morphological forms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both nouns and verbs or adjectives and verbs; however, the converted verbs show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from the non-converted ones in their affixation of derivational suffixes. The converted verbs express the action or acts related to their origin nouns or adjectives. The verbs converted from adjectives show a simple type of meaning, while the verbs converted from nouns show complicated types of meaning,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eight types.

[Keywords] Manchu language verb conversion of nouns verb conversion of adjectives

（通信地址：150080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